

美國駐日大使約瑟夫·克拉克·格魯氏，本年五月由日返美述職，十月東京任所，東京日美協會主幹貴族院議員樺山愛輔伯爵等，於十月十九日開大的歡迎午餐會，歡迎格氏，到日美人士達七百人；格氏即席作長篇演說，述美日關係緊張的由來。當日美日各新聞社欲發表其演辭，美國大使館曾囑從緩，至二十一日始允發表。因此，各方推測，格氏之所以暫緩發表，必係先徵詢美國國務院的意見，然後再定發表與否；其後因國務院完全同意，故以發表。格氏演辭，是代表美政府把美政府的觀點告知日本人，這是無疑的實。而其措辭的坦率、堅決、犀利、明快，則更在張伯倫致希特勒最後覺書上。原辭要點雖已見報載，然並非全文，茲爲使讀者得見其全豹起見，特將其有歷史性的演辭全文逐譯，以饗讀者。

主席，各位紳士，各位淑女：

第一句要說的話，是我回任之後，我所敬愛的本會會長德川公爵的健康已經恢復，我覺得非常的滿意。我想我們大家一定全都衷心希望公爵馬上完全恢復健康，再以卓越的才能，來坐那已經坐了許久的會長椅子。我望今天的主席把我這區區微忱傳到公爵那裏。

對於今天諸位的歡迎，至深感謝。今春我爲着「還鄉」回到美國，今秋我又爲着「還鄉」由美利堅出發來到日本。因爲在整整的七年間都在一個地方服務，所以也把這地方看做「故鄉」。這雖僅是我夫婦對於日本尤其是對於東京所抱同一的感想，但這樣的感情一定會擴到出席這協會的日美兩國的朋友之間。說到再出席本會的集會，便好像是進到家族的氛圍氣中間。僅僅這一點，也給了我們非常溫暖的慰藉。我夫婦茲特對諸君的款待，致其感謝的微忱。

我曾聽到說我或許不再回到日本任所的傳說。倘真有這種傳說，那就全是出於臆測；其實，關於我的必將回任這件事，無論怎樣都沒有一點疑問。我在這地方服務三年之間連一天的休暇都沒有，照着美國的通例，可有六十日的例假，再加上一個月的補假。在我歸國之前，和我談話的朋友們中間，不是已經有人說過我大概不是九月便是十月會歸任麼？我現在正和這個豫定相同，回到這裏來了。我的預定計劃並沒有任何變更，並且不曾作變更的想。

我在休假中，很愉快地過着很有趣味的日子。休假中大部分時間是住在繞以高山和茂林

的田舍，有三個女兒跟著身邊，不時，女婿們和六個的外甥也會來，使我覺得我真的已成為老年的族長。中間，也看過紐約和舊金山的萬國博覽會，那些會當然是很值得贊美的。我還曾到華盛頓去了三次。

說到紐約和舊金山的萬國博覽會，那就不得不認日本對於那日本館的建築和出品具有當然可以自傲的多少的理由。我在兩市，曾費了十分的時間去研究這個。紐約萬國博覽會的日本館建築物，非常的美。舊金山萬國博覽會太平洋文化部的日本出品及其有效的出品方法，也博得讚美。關於表徵日本美術文化歷史發展的出品，不僅多借自第一流的日本蒐藏家——中間很多我極熟悉的朋友，並且還有一部分是特地從皇室博物館提了出來的。上述博覽會美術部的目錄中間，佐藤氏曾附記着下面的那些話：『諸君看到這些出品的時節，如果對於創造這些東西的日本民族的精神——也有和美利堅極相似的，也有和美利堅極相異的——竟無所取裁，那就足使我們感到驚異』。『從太平洋對岸而來新加入我們伴侶之間的人，定會感到曾經洗過我們海岸的潮水也會同樣漲到美利堅的海岸呵！』的確！我們在美利堅，也同樣感到曾經洗過日本海岸的潮水的生命。我最希望我們美日兩國國民，常常能夠逐漸加強這種友誼高潮的感覺。我之所以回到日本，就是因為要把一種新生命賦予這潮水，不論現在或將來，我都願意為此而貢獻我的一切。

說到將來的事情，我妻和我最好是能夠常常回到美利堅；如果得到允許，那就要一年或隔年回去一次。然而這是受着許多不能逆測的事實所支配的，或許是太過於樂觀也未可知。不過，我則深信駐外大使愈有多次機會和本國的政府及人民相接觸，便愈能夠做有效的工作，能夠迅赴事機，代表其本國政府來做應做的事，有所貢獻於促進成爲樹立良好國際關係基礎的明朗的國際諒解。我曾屢次說過——實則在並不很遠的以前，在這日美協會中間也會經說過——我以為大使本身是註釋者；他對於本國及駐在國的政府和人民的意見必須做一個註釋者。我本年回國的時節，也會在美國政府及人民之前，把日本及日本的輿論詳加註釋。我曾在重要的團體中作多次的演講，並和許多人交換意見。我信我的註釋實公平而正確。我因爲日本這一幅畫具有許多的側面和觀點，倘不能完全理解這些側面和觀點，則在距離很遠的別國人民，對於指導日本的思想政策及行動的根本原因暨其誘因，縱不是絕對得不到明瞭而正確的概念，却也總是一件極困難的事；所以努力去說明的的工作。這種的說明，現在已經喚起了美國人極大的注意。

我並且因爲能夠和在美國勝任愉快代表着日本的我的良友堀内大使及訪問美國暨居住美國的日本人們，交換建設性的談話，至爲欣喜。

同樣，我這一次在這裏所註釋的美國人的思想、政策、及行動，也是由於回美期間親與

多數美國政府官吏及人民接觸所得的結果，這種註解，無疑的是比今夏我不曾得到賜假以前所下的註釋更完全而正確。

英國有句俗諺：『馬嘴是率直的』（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為什麼會選這樣極普通一點都不希奇的馬這個動物來說呢？我也弄不清楚。但它的意義是很明顯的。今後的幾個月中間，我在日本所說的話，總是從這率直兩個字出發的，我將正確地代表着美國政府和人民對於日本及遠東所抱的觀念，並加以註釋。因我在居住美國的期間，並曾與大總統和國務卿不知作多少次切實的磋商。

但在將再進一步續談下去之前，我看到發生於歐洲那邊的大屠殺——不是神工實是人為的大屠殺，使我沉淪到深切的悲傷和無可如何的煩惱中間。

我想在我們活着的期間，竟又不得不遭遇像這樣可怖的慘禍，這是一個時代人類最難堪的重荷。今日雖應該不再觸及這問題，然而要使罩在我們頭上的黑雲縮到無限小的程度，究竟是用什麼方法才是最好的呢？在這裏，我要特別考慮「我們」這兩個字。我從靈魂的深處，籲禱美國不再參加武力的戰爭。但是在這近代世界中，不論發生於那一種民族那一個地方的戰爭，我們都要受到直接的間接的損害。在國際間相互信賴的組織，即人類及政府對於條約神聖不可侵的信賴，趨於不安定的反古的時節，也就是不用談判及其他和平方法來解決糾紛

，把權力看做正義，把武力作為國策的手段的時候，文明便會破壞，禍亂便會降臨。

其次，我想把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對於遠東的一般狀態，尤其是關於美國對日關係所抱的若干思想，加以說明。

在德謨克拉西的制度下，我們政府的一切政策一切手段，都是輿論的反映，並且必然的非反映着輿論不可，這是由來已久的事實；但這種事實，却往往被人輕輕看過。因此，在遇到一種事件或一種狀態的時候，如果對於美利堅所採的政策及美政府所採的一種特定的手段，又或數種相連的手段，欲探求其淵源暨因果關係，那我們就必須先將由美國輿論狀態及惹起這種輿論狀態的事態的發展，即惹起美國政府採取一種政策，或一種特定手段，又或數種相連手段的要素，加以分析。

我對於和這相關聯的日本輿論的力量，是連一刹那都不曾輕輕看過的。

現在美國的輿論，顯然已經分途了。輿論倘能一致，是很可貴的。輿論一旦分途，那麼爲着求其有利於本國起見，政府當前的課題，就是須在下列的兩者之間選擇其一：或是憑着自己的判斷採取行動；或是完全停止其行動。如果輿論業經一致，或是已近於一致，則政府的政策及行動，就不能不是整個輿論及國民願望的反映，並且一定是它們的反映。因爲美國政府是美國人民的公僕。關於遠東最近及目前發展的美國輿論，今幾已完全一致，而且這種

一致的輿論，並不是由於宣傳而形成的，是以事實為根據而形成的。

我回到美國以後，越發具有清晰的印象，在美國目前的狀態中，第一，是顯在一般議論中間的自由，第二，是各方面的男女人們都具有對於事實知識的要求，並且能對這些事實作聰明的評價。關心外交的人，不限於政府官吏、學生、實業家、製造業者及經常注意對外關係動態的銀行家；直到工場勞動者，家庭使用人，街中兜客的汽車司機等等為止，都關心外交的問題，而且這種關心，是最敏銳最活躍生動的關心。

我在美國的幾個月中間，看到各方面的人們，對於世界每一角落所發生的任何事件，都有很聰明的把握，深為感動。對於外交問題，我不僅曾徵求上層社會男女的意見，我還曾從許多火車煙室裏的旅客、商用飛機的職工、商店的服務員、美孚油站的賣油人、以及載我出遊的汽車司機人等，去徵訪他們的議論。

就中使我得到最深刻印象的一件事，是他們不僅知道外國曾發生了什麼事情，而且對於美國應如何應付那些事件和不應如何應付那些事件的問題，每一個人都各有其自己的意見。這些人們，大抵都看過各種的書籍。

有一次我去訪一個醫生的家，恰巧他正看着一本有關日本的很重要的書，於是我們便一面治療一面談這書中的事情。還有住在我所住的紐英格蘭小村中的一個農民，也曾向我借有

關於日本的新書。我和這許多人談話之後，得到很明確的印象，知道這些人都很明白事理，具有區別事實和宣傳的充分自覺力。我覺得世界上也許再也沒有比美國更能從報紙或廣播中得到外國正確情報的國家。不論那一國，新聞中間都具有小題大做主義的傾向，但今日的美國大多數人民，都只讀曾經證明可以信用能作正確報道的通信員的電報和說明人的說明，並且要求這種正確報道。不以事實為根據的宣傳和被歪曲的事實，在一般美國人看來，是可詛咒的東西。所以，有時，外國爲着它自己的利害關係，希圖激動美國輿論而試作不加考慮的宣傳，那就非徒無益於其國，且反而有害於其國。確知事實真相的一般美國人，會看破那種宣傳，一點都不會受它的蒙蔽。

再說，形成美國輿論的原素是什麼東西呢？人們固均知美國輿論可驚的力量，但欲知其構成和力量的所在，則只有像我今夏這樣的做法，從個人的接觸中去尋覓才有其可能。這種輿論，對於一種糾紛問題，倘顯示了一致的趨向，便具有相當的力量，成爲不容政府等聞看過的勢力，而政府就也必須把這個輿論反映到他的政策和行動之中。

且慢，今天我對諸君究竟應該怎樣說法才好呢？假如，我說和事實不符的話，或是將我在本國所目擊耳聞的情形作不正確的描寫，把事實弄得模糊不清，這難道是日本的友人和本協會會員的友人所應做的事麼？又難道對於本協會所不斷努力以求改善的美日關係是有益

的事麼？如果一國的大使是真的註釋者，那豈不該根據他自己所知的事實去作正確的註釋麼？並且，在美國住了多時剛回到任所的我，倘竟說出爲諸君所不取的話，這豈不是冒瀆諸君的理性麼？

我想，出席這個會的諸君，大概沒有一個人不知道美國輿論因此次日本軍象在中國所採行動之中有侵害美國在華合法權益的行爲而大爲憤慨的事實罷，對於這個問題，美國的輿論業經一致了。於是，我特促諸君注意一點，就是我所奉告的話，是我在美國和形成爲國民所信賴的橫斷面的人們——也就是多數代表着各方面的人物會談的結果。

倘認這種美國輿論的現狀是足引爲遺憾的事實——這是無論如何都不能不承認的事實——則其當然的結論，便是必須從各種的見地，尤其是政治的見地，把這種橫在美國輿論根柢的原因加以率直的檢討。我已深知其一般的原因及特定的原因，我以爲如等間把他看過，就反而有害。這些原因，自非除去不可。我並深信，只有除去的一法，才會把建設的利益帶到美日兩國國民之前。

達成這種相互的建設的利益，是駐日大使的我的根本目的；我不僅向來是這樣，就在今後也一定照常把這個作爲根本目的。

當五月間我回美的時節，一個日本的友人到我那裏，他對我說：「我對於美日關係是這

樣的想，望你轉我轉給美國的我友。」其內容大體如左：

「由於日本軍事行動的結果，美國在華權益不過受到一種很有限不算重要的不自由而已。日軍爲着不使美國權益蒙不自由的害，正講求一切預防的措置。美國方面發表的美國在華權益所蒙日本方面的損害，是爲着要激動美國人民而故意誇大的。從大局來看，即美國之所以反對日本的行動，是習慣和言語不同和美國歷來所採法律的態度的結果。美政府對於日軍占領區內美國權益的損害所持的態度，大半是以美國的內政狀態爲其原因。在最近的將來，日軍占領區內必能改善到使美國再也沒有理由可以表示任何的不滿。」這就是我的日本友人的意見。

但是：實際上完全不是這樣呵！現存的那些事實，美政府固然全都知道，就是美國國民也同樣很正確地知道了那些的事實；爲着將來美日關係的利益起見，我們已不得不和這些事實相遭遇了。現在只有從考慮這些事實着手，才能夠理解此時美國政府及人民的對日態度，只有在考慮那些事實之後，改採足以轉變那些事實的建設的步調，才能夠改善美日的關係。這種關係，是「無論如何」非改善不可的。

我的申述將僅止於這一點點，我今天不想把我由美國帶來的許多像這樣的感情的因素，在這裏作精詳的分析。此時也並不是要逐項去算賬單中各細目的機會。存在於兩國國民間的

那些的事實和那些的困難，是應由兩國政府加以考慮的問題。過去的兩年間，我和日本政府之間陸續討論的問題，全是以上所述問題中的某種事項，現在我對於這些問題當然須續和日本政府當局接觸。然我相信，這些事實及其困難的大體輪廓，諸君也已經明白了。因為在這些難問題中間的某種事項，是不易解決的問題。

且慢！已經聽過我所說的話的諸君中間的多數人，或者已不期然而然地有了這樣的想法：「任何的圖畫都有兩方面，我們住在日本的人就不能不考慮日本的輿論。」好得很！我在美國既已如上面的申述，曾經盡其全力來顯示日本見解的種種角度；現在我將努力把美國的見解介紹給日本。因為非將雙方的見解加以注意，加以深切的考慮，那就不論什麼時候，都不能夠樹立良好的關係。我想諸君大概也已經了解，我是怎樣千萬分願意達成這個最可羨望的目的，又是怎樣深切願意在純客觀的立場上貢獻一切，祈求能夠辦到像這樣的成功的結果罷。因此，我極希望能夠把我所想的存存在於日本的對於美國態度所抱的若干完全謬誤的概念，一概除去。

上述的謬誤概念之一，是以爲美國對於遠東事態的態度，係從純粹法理的 (Legalistic) 態度而產出的；這種概念，是在這國裏（指日本）流行極廣的概念。假如其意是指我們的尊重條約、正式約束、及國際法而言，那完全是對的。因為尊重那些約束，是美國政策根本原

則之一，並且是經常把它看做原則的。可是，這裏所述的「純粹法理的態度」一語，據我所聞，則日本的用法好像藏着「美國是處於見樹木而不見森林的那樣的地位，總是從高處着眼，却不能看見廣博的事物」的意味。然而這就把爲着適合美國政策的根本原則及近代生活的要求起見而形成的美國政策的目的，看得太簡單了。我以爲，這個日的雖是形成美國政策的基礎，然而美國對於世界各種問題不單是臨以「純粹法理的」概念的態度，實有更超過於此的。

美國人民殷切希望美國和各國的和平，及世界各國間同志的和平關係能夠維持。這種對於和平的熱望，雖非我們所獨具，然從歷史的見地來看，倘和平竟不過是戰爭與戰爭之間的騙局，那在這種和平中間，就不僅得不到可使世界文明安定而發達的環境，恐怕還會使環境變成連現有文明都無法保全的環境，這是我們一種極堅決的確信。我們的意見和國務卿曾經說過的話相同，處理國際問題，應以「合法的手續」(Orderly process)爲基礎。

美國人民尊重他國國民的主權，但他也望自己的主權能平等地受到尊重。我們根據經驗，業經發見最能解決國際糾紛的態度，不單是禁止使用武力而已，並且結局，還會發見訴諸於武力的意圖都有加以禁止的必要。那些誇大狂的人，動輒擺出行使武力的架子，強用武力作處理國際關係的過程，然其結果究竟是怎樣呢？這是應該請大家仔細思量的。很賢明地把

人類共同高尚的本能用到實際上面，究竟是不是單純的純法理的態度，這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

美國人民深信戰爭的影響僅僅蒙到交戰國人民身上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國民經濟停頓在依靠農業和手工業的時代，自可在極廣汎的程度內營自給自足的生活。他們所持以生活者，是以自己所生產的物產為主。可是，這在今天，已經行不通了。而今各國人民，是一面買進本國不生產的物品，一方出賣自己生產有餘的物品，其依賴他國人民的程度，已經逐日越發加深。商品交易的組織，也已由於各國人民未必盡能從土地上取得生產品及未必盡能比本國更有效的更經濟的更豐富的生產其商品的理由，逐漸進化到了高度複雜化的程度。彼此都爲着共同的利益，各各貢獻其所製造的物品和天惠的產物。各國生活程度不僅都高了起來，而且因爲孤零零一個人不得不在單純的自足經濟之中過着不足以慰情的生活的緣故，便導成了兩個人一起也好三個人一起也好都能過更愉快生活的組織，這組織便是上述的交易制度。這又不僅是說明它已成了高度文明的恩澤，是說我們的生存將繼續下去；然而這生存却有賴於這已臻複雜化的世界經濟的微妙的均衡來維繫。戰爭不僅是交戰國生命及物資兩方面之富的破壞，它並且會擾亂世界經濟的融通性。所以，甲乙兩國國民間的戰鬥，在其他的國民看來，也是有關係的問題。這樣看來，那我們一方面自己實行一方勸他國也實行用「合法的手

「來解決國際糾紛這件事，若從世界經濟利益的觀點來看，難道能說『這是純粹法理的觀念，沒有用處』麼？不站在法律及秩序的基礎上面，又難道能夠得到足以處理這些國際問題的種種概念麼？」

美國國民相信商業上的機會應該均等。這恐怕任何國家，任何時候都沒有像美國人民這樣的懇切。

就是日本——就是把美國的門戶開放的要求，作為所謂「純粹法理的」美國願度的最高表現的日本，我也敢說是沒有哪樣的懇切，日本在中國是把門戶開放的原則縮小了削減了不許再適用到其所已縮削的範圍以外，而在中國以外的地域，則主張門戶開放，並要求給予日本的利益。我上面所說的，高度錯綜的世界經濟的制度，是假定自己國家所欲與之發生買賣關係的各國人民的能力，就是自由競爭下面的條件，然而，倘在一個特定國家（指日本）為着自己國民的利益，設定優先權並加以擁護的地域，那這種自由競爭的條件，便沒有存在的可能。

還有一種不能不指摘的一般的謬誤，那就是非難美國政府及人民不理解「東亞新秩序」這件事。現在請許我掬非常誠懇的敬意，來議論這個概念。美國政府及人民對於所謂「東亞新秩序」這話究竟含有什麼意義，具有和日本所理解的同程度極明確的理解。「東亞新秩序

Tabl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y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	Number of participants	Percentage of total sample
Gender		
Male	10	10.0
Female	90	90.0
Age (years)		
18-24	10	10.0
25-34	10	10.0
35-44	10	10.0
45-54	10	10.0
55-64	10	10.0
65-74	10	10.0
75-84	10	10.0
85+	10	10.0
Marital status		
Married	10	10.0
Single	10	10.0
Divorced	10	10.0
Widowed	10	10.0
Education level		
High school or less	10	10.0
College	10	10.0
University	10	10.0
Postgraduate	10	10.0

10 participants in each age group, gender, marital status, education level, and marital status.

Participants were recruited from various sources, including community centers, churches, and social media. The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ethics committee of the University of the Western Cape.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in a controlled environment, and participants were provided with a detailed information sheet and consented to participate.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in a controlled environment, and participants were provided with a detailed information sheet and consented to participate.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in a controlled environment, and participants were provided with a detailed information sheet and consented to participate.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in a controlled environment, and participants were provided with a detailed information sheet and consented to participate.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in a controlled environment, and participants were provided with a detailed information sheet and consented to participate.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in a controlled environment, and participants were provided with a detailed information sheet and consented to participate.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in a controlled environment, and participants were provided with a detailed information sheet and consented to participate.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in a controlled environment, and participants were provided with a detailed information sheet and consented to participate.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in a controlled environment, and participants were provided with a detailed information sheet and consented to participate.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in a controlled environment, and participants were provided with a detailed information sheet and consented to participate.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in a controlled environment, and participants were provided with a detailed information sheet and consented to participate.

許多的機會都會經得到日本所給與決定的承認，並且是日本曾屢屢把他作為根據而所有主張的一個原則。

美國人民對於其多年所維持的機會均等利益均霑的各項權利不斷地受着武斷的剝奪，既不勝其疑懼，而同時，對於遠東現存傾向的繼續發展，則又感到其一向力謀一種有秩序的世界的發達的那樣誠摯的願望，已經遭了破壞。美利堅的在華權益，陸續不斷為日本在華官吏的政策及行動所毀損破壞。美利堅人的財產，不斷地受到損害和妨礙，美利堅的國民，已瀕於危險，並蒙到了侮辱。假如我覺得今天的我是處於應把一切詳細事實和盤托出的地位，那麼在座諸君，對於美利堅態度的健全，料必毫不置疑地予以全部的承認。我今天為什麼會說這些話呢？這或者也已在在座諸君亮鑒之中罷？

要而言之，美國國民，由於手裏所把握的那些絕對可信的證據，有極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日本現正為着其自身的利益，不停不斷地努力在亞細亞大陸廣大的地域上確立其支配權，並將在那些地域上面適用封鎖經濟的辦法。

足以反映今日美國人民對於日本的態度的事物，是轟炸，侮蔑，及對於美國人各種權利的侵害，這也正是經濟上的那樣思想。

關於我自己的立場，那我就這樣說。截至現在為止，日本軍人所已經及正在進行的